

# 充满变数的伊拉克政治局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王京烈

一年多以前,美国纠集其盟友绕过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拉克战争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当然不具有正义性、合理性。伊拉克战争一年多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再次评价这场战争时尖锐地指出,“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战争是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sup>①</sup>一年多来,美军一千多士兵死亡,伤者近万,而伊拉克人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约有3万人死亡,伤残者就更多了。美军在伊拉克使用贫铀弹(Depleted Uranium)等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则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难以消除的生态污染。伊拉克已经成为战乱、恐怖的泥潭。这就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

## 一、伊拉克成为多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

目前伊拉克已经成为多种矛盾集中的地区(国外媒体甚至认为美军面临着7场战争<sup>②</sup>),但其中最突出的矛盾是:

——伊拉克人民与美国为首的“联军”的矛盾,仍将持续并可能进一步激化;

——伊拉克(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等不同层面)重建过程中的诸多矛盾;

——伊拉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矛盾(中东社会发展进程与欧美式民主的差异性和矛盾);

——美国的全球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利益矛盾冲突等。

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诸多矛盾中,由美军

占领伊拉克引发的美伊民族矛盾无疑将是最主要的矛盾,而其他矛盾都是由此派生或与此关联的次要矛盾或非主要矛盾。

那么,美伊民族矛盾能够缓解吗?其利益基础是否一致或能否找到消解矛盾的利益契合点呢?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美国虽然先后出兵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但是在伊拉克的“期望值”远远高于前两者。美国在伊拉克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是对地区乃至全球有重大影响的利益。因此,尽管美国在伊拉克“泥潭”中已经陷得很深,且损失惨重,但与其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相比较,美国仍将继续保持在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主要可以概括为:

石油利益——通过控制伊拉克进而控制海湾即世界石油库;

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理念——以伊拉克为突破口,推进“大中东计划”,最终实现改造中东的目标;

美国全球战略(Pax America)——以反恐和伊拉克战争为契机,主导中东事务,进而建立美国主导下(美国模式)的世界新秩序。

<sup>①</sup> Annan said, “the U. S. - led invasion of Iraq was illegal because it violated the U. N. Charter.” Refer to <http://www.gulfnews.com> 2004/09/16.

<sup>②</sup> 即西班牙一家报纸提到的所谓7场战争:民族主义战争、宗教战争、文明之间的战争、内战、恐怖主义战争、破坏性战争、绑架战等。

当分析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时,“哑铃态势”<sup>①</sup>仍是重要的参照系或“切入点”。

当前伊拉克民族的利益主要可以概括为:

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这是最为首要的,也是实现其他利益的基础;消除动乱、逐步实现伊拉克重建(包括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等层面)。这是伊拉克民族面临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首要任务和重大挑战。

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执政近40年,功过是非可另文评说,但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其政权至少维护了伊拉克民族国家的统一。今天,民族国家的统一对于处于战乱、动荡中的伊拉克是最为重要的,也是能否实现上述两大任务或应对上述重大挑战的最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美国与伊拉克之间不仅不存在利益上的契合点、一致性,相反,其基本利益还是根本相悖的。这种利益上的不一致,决定了美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有人可能会说美国也希望伊拉克恢复稳定,保持海湾乃至中东地区的稳定,在这点上美伊有利益的一致性。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即美国需要的稳定其前提是必须符合美国利益的稳定(所谓美国制下的稳定与和平——有些美国学者称其为新帝国主义),而目前的动荡恰恰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后果,美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美国可以摧枯拉朽般地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是美国尚未强大到可以轻易地改造一种文明。因此可以讲,如果美国不结束对伊拉克的占领,美伊矛盾仍将激化,而有关伊拉克问题的诸多矛盾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 二、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

美国尽管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后准备逐

步减少驻伊军队,但在伊拉克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驻伊美军有增无减,目前已达15万人。到2004年秋,布什政府已经在伊拉克问题上耗费了1200亿美元,2004年5月国会拨款250亿美元作为应对伊拉克局势的紧急资金,2005年可能再增加50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目前驻伊美军每周消费约10亿,使美国背上了沉重的战争包袱。就目前的情况看,近几年美国将无法从伊拉克“脱身”。

布什竞选连任获胜后,美国国防部提出了在伊拉克行动的“三部曲”,即所谓肃清伊拉克叛乱者以及外国恐怖分子;为1月伊拉克全国大选做好准备;训练培养出一支伊拉克警察与军队,以便将来接替美军承担维和与治安。此后美军便拉开了三部曲的序幕,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出动了大批军队,动用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美军先是直捣巴格达东部的“费卢杰”,接着北上大兵压向“摩苏尔”,然后又回师重锤砸向巴格达以南、巴比伦省北部的“死亡三角”地带。虽然美军的大规模清剿行动的确打击了反美武装力量,美军也抓获了一些所谓的“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并从军事上控制了上述地区,但是美军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其艰苦程度远超过了同萨达姆正规军作战时遇到的抵抗。

美军的军事行动更是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留下了满目疮痍。伊拉克红新月会的人道救援小组在进入上述三地后描述说,经过战争的洗劫,“破败的费卢杰几乎成为一座鬼城”;美军随意抓人并胡乱开枪,“摩苏尔成了美国大兵的靶场”;死亡三角则真正成为“恐怖的死亡三角”。

<sup>①</sup> 这是笔者在10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在其后发表的中外文论文中曾详细论述过,有兴趣者可参阅原文。

### 三、伊拉克政治发展仍充满变数

目前伊拉克国内有4种主要力量,即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库尔德人、萨达姆旧部和复兴党势力,至于制造绑架等暴力事件的极端分子和组织尽管对局势发展是十分棘手的,但终究成不了气候,不会左右伊拉克政治的最终发展。伊拉克的主要政治组织有伊拉克国民大会、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库尔德民主党、君主立宪运动、民族和解运动、伊斯兰召唤运动、独立伊拉克人运动等。上述政治组织构成复杂,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复兴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亲叙利亚和伊朗的势力、君主立宪势力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派力量在未来权力分配中将难免一场“龙争虎斗”,但也无一例外地反对美国控制伊拉克。我们应该看到:

——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形成的“权力真空”依然存在:无论是外部势力还是伊拉克内部的各派势力目前都无法真正填补这种权力真空,也没有出现可以真正掌握、控制伊拉克政治发展的政治势力。

——什叶派势力急剧增长,但美国能否允许(可能亲伊朗的)什叶派势力掌握伊拉克的权力?一旦什叶派掌握权力无疑将意味着提升伊朗在海湾和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影响,这是美国最不愿看到的。

——伊拉克经过独立后的几十年发展,但依然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年青国家,政治上仍不是很成熟,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仍有待完善,在未来的政治重建过程中各派势力很有可能因争夺权力和利益而兵戎相见甚至引发内战,而民主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发展进程。

——伊拉克依然存在被肢解或变相肢解的危险性,其中后者比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仅对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政治重建和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甚至是结构性的影响。

### 四、无奈情势下的大选

2005年1月将举行的伊拉克大选对于伊拉克政治发展更是添加了诸多的变数。据《洛杉矶时报》在伊拉克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仍在美军占领下,伊拉克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大多数伊拉克人对未来发展充满绝望,民众的反美情绪日渐高涨,武装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伊拉克民众称,正是美军的到来,才导致伊拉克今天的混乱局面,因此要结束这种状态,第一要务就是美军从伊拉克撤离。伊拉克前警官阿巴斯·拉马赫说:“美军向我们承诺的自由在哪儿呢?我们看到的只是流血、爆炸和杀戮。究竟是谁最终在为此付出代价?是我们的伊拉克民众。”伊拉克人民或许并不喜欢专制的萨达姆政权,但是他们更不喜欢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也同样不喜欢美国操控的傀儡政权。在美国大兵武装监控下的大选能选出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又能具有多大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呢?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的一幅题为《不敢参选》的漫画就很能说明问题:画面上几个美国大兵抓到一些伊拉克人并押送到投票站,士兵对守候在那里的军官说,“报告长官,我们抓到一些人来投票,可是候选人还没有抓到。”它隐喻着伊拉克人民对此次大选并不买账,无论是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心里都不踏实,但是也无可奈何。

尽管暴力抗美事件每天都在发生,筹备中的选举站也不断遭到袭击,未来的伊拉克大选可能还会如期举行,但新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伊拉克局势、推动伊拉克政治和

经济重建呢?这恐怕是伊拉克人民和各国人民更加关心的问题。前不久阿富汗在喧闹中结束了大选,卡尔扎伊正式走马上任,但是阿富汗总统的安全仍由美国军队负责。就是在外国军队的支持和保护下,阿富汗新政权的控制能力也仅限于在首都喀布尔地区,其他地区则仍陷入“军阀割据”。目前伊拉克局势与阿富汗有许多相似之处,大选后的伊拉克形势恐怕仍将处于动荡之中。

此外,由于什叶派穆斯林居伊拉克人口多数(约占60%),在自由选举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选出一个什叶派掌权的政府,势必增加新的变数:意味着什叶派势力在海湾地区迅速扩大,改变海湾地区的政治格局;这对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朗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种无形的资产,伊朗的近邻不再是昔日萨达姆时代虎视眈眈的逊尼派政权,而是可以商量的什叶派兄弟,在抗衡美国的制裁时无疑增加了底气;当然对伊拉克局势来讲也意味着重新洗牌、出现新的矛盾,即美国与什叶派政权的矛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与什叶派政权的矛盾等。

### 五、伊拉克形势不容乐观

未来一二年是伊拉克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在未来一二年内不能使伊拉克局势恢复稳定、消除动乱,那么伊拉克问题就可能长期化。阿富汗问题可谓前车之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约10年,死伤3万多苏军之后不得不撤出阿富汗;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也未能解决阿富汗问题,时至今日卡尔扎伊总统还需要美国保镖当他的警卫,阿富汗仍处在动荡与战乱之中。

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石油利益问题,世界各国普遍更加关注伊拉克问题,可能不会“放任”伊拉克长期处于动荡与战乱之中,因此未来一二年是伊拉克政治发展的关键时

刻,但也同样是由于利益之所在,伊拉克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伊斯兰军队介入的可能性不大。沙特阿拉伯曾提出,如果伊拉克政府提出邀请,将组建伊斯兰维和部队取代英美为首的联军,维护伊拉克的政治稳定,但目前这种可能性不大,其主要原因是: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并未积极响应,不愿意涉足伊拉克泥潭(一是主导权不明确,二是没人知道将为“伊拉克黑洞”投入多少人力财力)。

——伊拉克并未提出这种要求,特别是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民族、宗教等原因,特别是出于对周边强国的疑忌和防范心理,伊拉克多次明确表示,反对周边国家卷入伊拉克事务。

此外即便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派出所谓的“伊斯兰军队”,也未必能解决伊拉克问题,使伊拉克局势恢复稳定。

稳定局势是伊拉克实现重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一个与未来伊拉克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的重大问题。但目前的伊拉克已经成为“动荡、战乱”的代名词,短期内仍看不到能走出阴霾的迹象。

如果能推选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能有效控制局势的政府,伊拉克有可能逐步实现政治稳定,国家重建将步入正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将逐渐进入良性循环。反之,伊拉克局势就会失控,具有民族、宗教以及国外势力等复杂背景的各派势力和利益集团,无疑都将为争夺、维护自身利益展开一场持久的殊死拼争,甚至引发一场惨烈的内战,在外部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因素的作用下,伊拉克将堕入战争动荡的恶性循环。

(责任编辑 孙 颢)